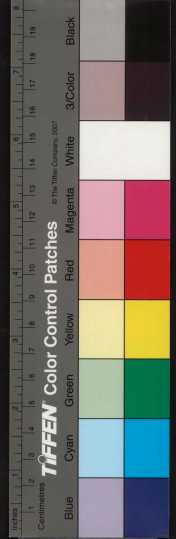


哉邈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而懷之仁宗
曰伯玉信君子矣然不若史魚之直據孔子所言
則史魚不若伯玉之爲君子仁宗之言在君之言
也人君欲臣下切直故言伯玉不如史魚以開臣
下切直之路由是天下知仁宗好直不好佞此聖
人大德也願陛下以此爲法昭示所好以慰羣望
然芝

公勸士畏天愛民修身納納刑刑稽法祀宗而專引仁宗
行事以爲故實又采集采集一宗聖政數百事爲仁宗
訓典六卷以獻在經筵經筵經守正獻納尤多講尚

書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酒膏首峻峻字雕墻有
于此未或不亡請畢再誦此六句却位云願陛下
留意哲宗首肯者再三然後退就位講孟子今之
樂猶古之樂孟子之心切於救民故勸齊王與民
同樂而謂今之樂猶古之樂然世俗之樂鄭衛淫
哇之聲非古先王之法豈可薦上帝配祖考降天
神出地祇也今樂古樂如君子小人之不可同邪
正之不可並並也也以禮樂治天下國家則賞如
孔子答顏淵之言孔子所言者爲邦之正道孟子
所言者救世之急務此所以不同講公劉好貨太



王好色曰孟子以王好貨勸以當如公劉與民同利以王好色勸以當如大土與民同欲然臣竊謂公劉非好貨乃是厚民大土非好色乃是正家人君不可好貨亦不可好色好貨則貪而害民好色則荒而害政孟子事中小以下之君故其言如此東坡嘗曰淳夫講說爲今第一言簡而當無一冗字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粲然得講師三昧也

公詰朝當請前十女正衣冠儼然如在上前命子榮侍坐先察講其說平時溫溫其語若不出諸口及當講開列古義仍參之時事及近代本朝典故以

爲戒勸其音琅琅然聞者興起講王制巡狩柴望之禮曰古之人多因燔柴望秩之說乃附會爲封禪之事或以祝神僊或以祈福或以告太平成功皆秦漢之侈心非古者巡狩省方之義爲人臣凡有勸人主封禪者乃佞臣也

李薦師友談記

陳衍初管當御藥院公爲諫議儲居城西白家巷東隣陳衍園也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同列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

太皇太后登遐公言太后新棄天下陛下初攬庶政乃宋室隆替之時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





蘇公一層

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不可不慎也太皇太后內定太策擁立陛下聽政之初詔令所下百姓呼舞至公無私焦刻勞苦專心一意保祐陛下后逐奸邪裁抑僥倖九年之間始終如一故雖德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人怨者亦不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不可不察也當陛下即位之初中外臣民上書言政令不便者以萬數太后因天下人心之欲改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

蘇公虛心圖
事欲平見
不得以改
伊川擬定

則作法之人及主其人者有罪當逐陛下與太后亦以衆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警疾而欲去之者也不如此則天下不安爾惟陛下清心照理辨察是非有以此言惑聖聽者宜明正其罪守之典刑此等既上誤先帝欲復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壞邪初公與蘇公約皆上章論劾蘇公已具章見公之意遂附名同奏因謂公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軾於朝廷文字失於過當不若公之言皆可行也公又上疏曰陛下嗣位幸賴太后以太公至正爲心罷王安

蘇公一層
後集

石惠卿等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契丹主亦與宰相議曰。南朝行仁宗故事。可饒燕京。留守使戒邊吏守約。東無生事。夫以夷狄之情如此。則中國人心可知矣。太后爲陛下立太平之基。已有成效。臣願陛下守之以靜。無所改爲。恭已以臨之。虛心以處之。有旨召內臣十餘人。公上疏言陛下初政未嘗行一美政。訪一賢人。而先進用內臣。如此衆多之口。必謂陛下私於近習。臣竊憤之不報。

紹聖三年徙賀州。謫詞云。朕於庶言無不嘉納。至於

以計爲直。以無爲有。則在所不赦。公云。吾論事多矣。皆可以爲罪也。亦不知所坐何事。後乃知坐向言乳媪事。惇下以謂上疏太母。所以離間。吾宗也。然公先上皇帝疏。後數日乃上太母疏。止是勸上以愛身修德太母。以保護上躬而已。

公每誦董仲舒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曰。君子行也。立朝正當如此。若夫成功則天也。

公言。舊年子弟赴官。有乞書於蜀公者。公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立朝矣。

東坡好戲謔。語言或稍過。公必戒之。東坡每與人戲。



必祝曰勿令范十三知公舊行第十三也

哲宗即位宣仁后垂簾同聽政羣賢畢集于朝專以忠厚不擾為治和我偃武愛民重穀庶幾嘉祐之風矣然雖賢者不免以類相從故當時有洛黨川黨朔黨之號洛黨者以程正叔為領袖朱光庭賈易為羽翼川黨者以蘇子瞻為領袖呂陶等為羽翼朔黨者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領袖羽翼尤眾諸黨相攻不已正叔多用古禮子瞻謂其不近人情如王介甫深嫉之或加玩侮故朱光庭賈易不平皆以謗訕誣子瞻執政兩平之是時既

退元豐大臣于散地皆銜怨刻骨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自分黨相毀至紹聖初章惇為相同以為元祐黨盡竄領海之外可哀也呂微仲秦人隸直無黨范淳夫蜀人師溫公不立黨亦不免竄逐以死尤可哀也

陳瓘 忠肅公

字瑩中南劍州人進士甲科事神宗哲宗徽宗

宗位至監察御史

公為越州僉判蔡卞為帥待公甚厚初卞嘗為公語張懷素道術通神雖飛禽走獸能呼遣之至言孔



子誅少正卯彼嘗諫以爲太早漢楚成臯相持彼屢登高觀戰不知其歲數殆非世間人也公每竊笑之及將往四明而懷素且來會稽下留少侯公不爲止曰子不語怪力亂神以不可訓也斯近怪矣州牧旣甚信重士大夫又相語合下民視之從風而靡使真有道者固不願此不然不識之未爲不幸也後二十年懷素敗多引名士或欲因是染公竟以尋求無迹而止非公素論守正則不免於羅織矣

紹聖初章申公以宰相召道過山陰公隨衆謁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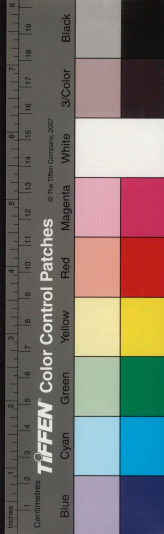
素聞公名獨請登舟共載而行訪以當世之務公曰請以所乘舟爲喻乘舟偏重其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章默然未答公復曰上方虛心以待公公必有以副上意者敢問將欲施行之叙以何事爲先何事爲後何事當緩何事當急誰爲君子誰爲小人諒有素定之論章竚思良久曰司馬光奸邪所當先辨無急於此公曰相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將失天下之望矣章厲色視公曰光輔母后獨宰政柄不纂紹先烈肆意大改成緒悞國如此非奸邪



而何公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遂以爲奸邪而欲大改其已行則誤國益甚矣乃爲之極論歷書元祐之事以爲元豐之政多異熙寧則先志固已變而行之溫公不明先志而用母改子之說行之大遽所以紛紛至于今日爲今之計唯當絕臣下之私情融祖宗之善意消朋黨持中道庶乎可以救弊若又以熙豐元祐爲說無以厭服公論恐紛紛未艾也辭辯源淵議論勁正章雖許異亦頗驚異遂有兼取元祐之語留公共飯而別章到闕召公爲太學博士公聞其與蔡下方合

知必害於正論遂以婚嫁爲辭久乃赴官於是二年不遷

公爲太學博士薛昂林自之徒爲正錄皆蔡下之黨也競推尊荆公而擠排元祐禁戒士人不得習元祐學術下方議毀資治通鑑板公聞之因策士題特引序文以明神考有訓於是林自駭異而謂公曰此豈神考親製邪公曰誰言其非也自又曰亦神考少年之文爾公曰聖人之學得於天性有始有卒豈有少長之異自辭屈愧歎遂以告下方乃密令學中置板高閣不復敢議毀矣



嘗為別試所主文林自謂蔡下日聞陳確欲盡取史學而黜通經之上意欲沮壞國是而動搖荆公之學也下既積怒謀因此害公而遂禁絕史學討書已定唯侯公所取士求疵立說而行之公固預料其如此乃於前五名悉取談經及純用王氏之學者下無以發然五名之下往往皆博洽稽古之士也公嘗曰當時若無矯揉則勢必相激史學往往遂廢矣故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快目前也

公因朝會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嘗以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

引起諸二語
做不足以服
小人直垂膝
矣

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矣尋居諫自遂攻其惡京聞公言因所親以自解且致情懇而以甘言啖公公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不得已也於是攻之愈力

公謂天下之事變故無常唯稽攷往事則有以知其故而應變王氏之學乃欲廢絕史學而咀嚼虛無之言其事與晉無異將必以荒唐亂天下矣故彈蔡京疏文有曰絕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刀裂有萌逮今三十餘年而所言無不驗矣

公以紹聖史官專據荆公日錄以修裕陵實錄變亂



是非不可傳信。故居諫省。首論其事。進日錄辨乞
改實錄。又因竄真合浦。著尊堯集。深關誣妄。以明
君臣之義。

公謫台州。朝廷起選人石誠知州事。且令赴闕之。官
士論誣詆。咸以爲將有處分于公也。誠至。果揚言
怖。公視事。次日即遣兵官突來所居。搜檢行李。攝
公至郡庭。大陳獄具。蓋朝旨取索尊堯副本。而誠
爲此。以相迫脅耳。公知其意。遂問曰。今日之事。豈
被旨耶。誠失措。而應曰。有尚書省劄子。出不公劄
子所行。蓋取尊堯集副本。以爲係誣詆之書。合繳

申毀棄也。公曰。然則朝廷指揮取尊堯集。耳。追權
至此。復欲何爲。因問之曰。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
蓋以神考爲堯。而以主上爲舜也。助舜尊堯。何謂
誣詆。時相學術淺短。名分之義未甚。講求故爲人
所法。使讀治尊堯之罪。將以結黨。固寵也。君所得
於彼者。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子犯名分乎。請具申
。瓊此語。雖將顯就。誅戮不必以刑獄相恐。誠不待
公言。畢。屢揖公退。尋語人曰。不敢列其說。尚自如
此。良可畏也。繼又幽公於僧舍。窘辱百端。公安之。
不以爲撓。誠亦終不能爲害。



少人之不
過此君子
待之禮太
約無端就
意決不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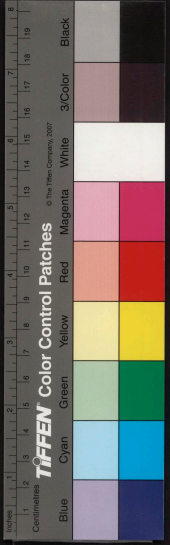
公雖緣蔡氏得罪而首議私史力排王氏王蔡之黨
如薛昂蹇序辰何執中鄧洵仁洵武蔡巖之徒皆
當時協力排陷欲殺公者亦不獨蔡京兄弟而已
蔡巖與公初不相識公上宰相書請守海陵巖為
太學生以長書遺公論事合公議謂公諫疏婉而
有理似陸宣公剛而不撓似狄梁公文章淵源發
明王道則韓文公其人也至次年巖以對策為太
魁所陳時務以前書頌異於是愧悔而欲殺公以
滅口密贊京黨出力尤甚

公有不滿外恐以長飲廢事每日有定課自雞
鳴而起終日寫聞不離小齋倦則就枕既寤即興
不肯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燈於床側自提就案
人或問公何不呼喚使令者公曰起止不時若波
寒暑則必動其念此非可常之道偶吾性安之故
不欲以勞人也

公智明慮遠通易數如堵康變故隆祐垂簾國家中
興之事往往預言之上大夫間有親聞者

並遺事

徐師川以才氣自負少肯降志於人常言吾於魯直
為舅氏然不免有所切議至於了翁心誠服之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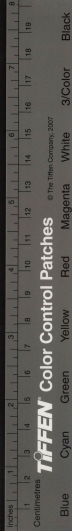
宣差公晚年益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才或問其
翁所儲畜人材可爲今日用者答曰陳瓘又問其次
曰陳瓘自好也宣和之末人憂大厦之將顛或問
公淳定夫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定夫曰陳了翁其
人也劉器之亦嘗因公病使人勉公以醫藥自輔
云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也其
爲士大夫所欲屬如此

張天覺晚年亦好佛重道建華嚴閣作雕錄會黃冠
釋子紛紛從之公雖被其薦引然素未相識及通
書也至夏代書簡步曰辟穀非直道談空王夫自然

何如勲業地無烟是神仙

公送其姪淵賈光文曰予元豐已丑爲禮部貢院點
檢官適與范淳夫同舍公嘗論願子不遷怒不貳
過惟伯淳能之予問父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
曰不知有程伯淳邪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
予嘗以寡陋自愧了翁之子正由云了翁自是每
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帶然後誦之遺事
並公

初蔡京爲翰林學士承直以辭命爲職潛好隱慝未
形於事公於是時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爲腹心
患聞者往往甚其言已而恬寵妄作悉如公言於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卷十三

後集

是人始服公為耆龜也。昔王安石參大政，士大夫相慶於朝，呂獻可獨抗章論之。雖溫公猶以為大。未幾變更，祖宗故事流毒至公，未殄也。故溫公每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予所不及。余以謂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可於文公論之於既用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光矣。龜山與公祠堂記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十四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泰正

馬嘉植培元

邵雍

康節先生

並見道學錄

陳襄

字述古，福州侯官人。登第事仁宗。英宗神宗官

至樞密直學太常侍。讀卒年六十四。

公既孤，且多病，常以先君侍郎之言為念，居間益自

策勵，上事繼母以孝，下教弟姪以義方，求主之賢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卷十三

後集

是人始服公為耆龜也。昔王安石參大政，士大夫相慶於朝。呂獻可獨抗章論之。雖溫公猶以為大。未幾變更。祖宗故事流毒至公，未殄也。故溫公每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予所不及。余以謂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可於文公論之於既用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光矣。龜山與公祠室記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十四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泰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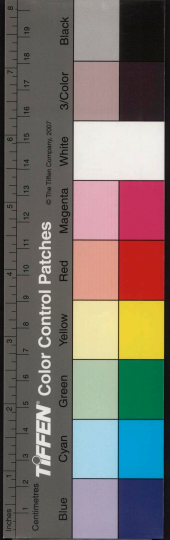
馬嘉植培元

邵雍

康節先生 並見道學錄

陳襄

字述古，福州侯官人。登第事仁宗。英宗神宗官至樞密直學太常侍。讀卒年六十四。公既孤且多病，常以先君侍郎之言為念，居間益自策勵，上事繼母以孝，下教弟姪以義方，求主之賢



者親而友之。得其鄉士陳烈周希孟鄭穆爲之友。公四人者氣古行高。磨礪鏘切。相期以天下之重爲已。壬時學者方溺於彫篆之文。以相高。所謂知天者性之說。皆指以爲迂濶。而莫之講。公與三人者獨以此道鳴於海隅。聞者始皆笑之。而驚四人者不爲變守之益堅。躬行於其家。由家達於州閭。人卒信而化之。父兄皆飭其子弟。請從之。由是閩中士人宗之。謂之四先生。雖有誕突凌傲不可率者。不敢失禮於其門。已而四先生之名傳之四方。從來之學者日益衆。葉祖洽行狀

公在建州之浦城。簿會邑闕。令公獨當縣事。邑之封疆遠。多世族。前後令罕能制蔽蒙。請託習以爲常。公夜寐夙興。務究其弊。訟之難聽。而積久者窮極。本原剖決。無留。有請託者。惜其士類。不欲遽繩。以法。每聽訟。必數人環列於前。私謁者無所發。由是邑人知公之不可干。老奸宿蠹。縮手喪氣。畏且愛。爭圖公之像。以祀事之。至今先有詔郡邑興學。公遂諭邑之富人。出所餘以繕學舍。學成。使邑之子弟。造焉。公爲入學。講說不數。士之自遠方來者。至數百人。部使者刑刑部積始。至其縣。公即以十



事便於民者，于之安皆行之。人受其賜，行狀

公知浦城縣，日有入失物，捕得莫知的，爲盜者述古乃給之，曰：某廟有一鐘，能辨盜至，靈使人迎置後閣祠之，引群囚立鐘前，自陳不爲盜者，摸之則無聲，爲盜者摸之則有聲，迹古自率同職禱鐘，甚肅祭，訖以帷進之，乃陰使人以墨塗良久，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摸之，出乃驗其手，皆有墨，帷有一囚無墨，訊之遂承爲盜，蓋恐鐘有聲不敢摸也。此亦古之法，出於小說。筆談

仙居爲縣僻陋，民不知教，公於正歲因耆老來賀，作

勸學一篇，使門人管帥復讀於庭，且諭之曰：吾秩滿即去，爾有子弟，亟遣就學於是。耆老相與感泣歎嗟，從之。翕然，勿過社稷孔子廟必下，而趨邑人自是有所矜式。學者興起，縣有西圃，蕪廢弗葺，縱民耕種其中，然每有興建，必爲民利，故瓦木之資不責於民，而樂輸之。下至織席之微，亦願出所得以助焉。及公之去也，老幼攀車遮道，幾不得出境。判尚書祠部，遇權貴人奏乞，皆觀名額，且度僧人道士，公堅執著令，不爲行。因奏言：近年以來，自宮闈宦官以及要近，一例陳乞，蓋秉政大臣不爲陛下



受借典刑首為瀆亂所有詔令未敢奉行

出知常州郡岸下窄不足以容生師公勤於經始成

以不雨其規摹氣象遂為諸郡岸序之冠公晨入

其中坐授諸生經義旁決郡事由是毘陵學者盛

於二浙治平初召還將行委官闕公帑得雜收無

名錢數百萬因召積年有官逋未償情可矜而力

不足者悉以輸之

益公浚於宴樂故有餘足以周

常州運渠橫遺震澤積水不得北入于江以為常蘇

數邑民用之害者累世矣公以渠之丈尺對民由

之步畝分授以浚深廣有制不月而成遂削望臺

古偃而震澤積水乃克北流民言以除而田旱有

溉豐穰歲饗矣

熙寧二年陳述古學士襄自右史遷臺雜近例左右

次補知制誥臺雜乃叙遷三司副使於是特降旨

侯知制誥闕與召試襄辭曰陛下以養使臣則臣

敢不惟命是聽豈可計較資地以為輕重况義之

所在知無不言夫豈知鐵鎖之在前而龍祿之居

後哉一有顧利避害之心則依違姑息無所不至

身且不止焉能正人乃許追復前命明年以言青



苗事復爲右史。又歲餘始掌誥命。呂氏家塾記

公將終。妻子環泣求所以語。後者公素紙筆書先聖

先師四字付其子而絕。之布狀

富丞相當國。引陳襄述古爲上客。述古所以名富公者。蓋仁義也。有不悅富公者。造爲五鬼之號。而

襄在其下。夫流言待無知者而傳。至智者則止矣。

以富公之賢。其門皆無善士。以述古之賢。而肯爲

入作鬼乎。呂氏家塾記

劉恕

字道原。筠州人。試經義說書皆第一。事神宗。官

秘書丞

道原少穎悟俊拔。讀書過目。即成誦。年四歲。坐客有

言孔子無兄弟者。道原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

一坐驚異。范太史撰墓銘

皇祐初。光爲貢院屬官。時有詔士能講解經義者。聽

別奏名。應詔者數十人。問以春秋禮記大義。其中

一人所對最精詳。先具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以

己意斷之。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司驚異。擢爲第

一。及發榜名。乃進士劉恕。先以是蒙重之。可馬全

序。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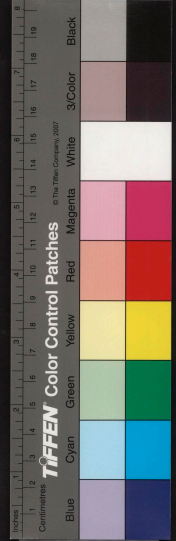


前世史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之末簡策極博而於科舉無所急故近歲學者多不讀鮮有能道之者獨道原篤好之為人張說紀傳之外閭里所錄私記雜說無所不覽坐聽其談衮衮無窮上下數千載間細大之事如指掌

英宗雅好稽古詔光編次歷代君臣事仍謂光曰卿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所得而知者惟和川令劉恕一人而已上曰善退即奏召之與共修書史事之紛錯難治者則以委之光蒙成而已

王介甫與道原有舊介甫參大政欲引道原修三司條例道原固辭以不習金穀之事因言天子左屬公以政事官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財用為先介甫雖不能用亦不之怒及李獻可得罪道原往見介甫曰公所以致人言蓋亦自所求思因為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宜復其舊則議論自息介甫大怒遂與之絕即奏乞監南康軍酒

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禍福凡有施置舉天下莫能奪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只是而



心非之者比肩是也。道原獨奮厲不顧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刺介甫。至變色。如鐵或稱人廣坐介甫之人滿側。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之者側目。愛之者寒心。至掩耳避之。而道原曾不以爲意見。實厚者親之。如兄弟。如語者疾之。如讐。用是困窮而終不悔。此誠人之所難也。昔申枳以多欲不得爲剛。微生高以多醜不得爲直。知道原者可以爲剛直之士矣。

道原家貧。至無以給。青屨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南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先以衣被一事及

舊貂裘。費之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返之。於光而不受於他人可知矣。尤不信浮屠說。以爲必無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齋以自隨哉。可謂知之明而決之勇矣。

紀年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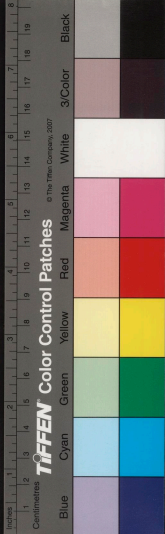
先公言。荆公笑道原耿直而不窮經。相見必戲之曰。道原讀到漢八年末。而道原歷詆荆公之學。士子有談新經者。道原怒形于色。曰。此人口出妖言。面帶妖氣。充大史遺事

徐積 節孝先生

卷之十

宋史 卷之十

七





卷十四 七

字仲車楚州人中進上第官至宣德郎賜節孝

處士

先生因具公裳見賞官忽自思云見賞官尚必用公裳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裳者乎遂晨夕具公裳揖其母

重案訓

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自言初見

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厲聲云頭容直積因

自思不獨頭容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

先生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日具太夫人

所嗜或不獲即奔走關市入或恐其純孝損直以

須知先生止
屢次定齋則
具公裳給號
抹書不推老
未嫌也

售之太夫人飲食時率家人在左右為兒戲或誦

歌以說之故太夫人雖在窮巷而奉養與富貴家

等無須臾不快也應舉貢禮部不忍一日去其親

遂徒步載母西入京師一日借人書冊經父還之

人知其必不校乃誣曰冊中有金葉先生遂謝賣

衣償金聞者皆不平強使歸金先生終不受

年過壯未娶或勉之答曰娶非其人必為母病予非

太敢忘嗣固有待也以羅城君諱石平生不用石器

一遇石則避而不踐或謂先生曰天下用石多矣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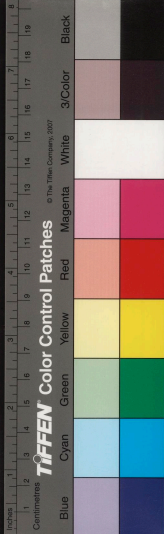
避之然後為孝歟他日山行柰何先生曰此吾私

迹則然吾豈固避之哉吾遇之休然傷吾心乃思
吾親不忍加足其上他日若有君命敢從私乎
太夫人既以疾終先生號慟嘔血絕而復蘇哭不輟
聲水漿不入口七日廬墓三年臥苦枕塊線經不
去身至雪夜哀號伏墓呼太夫人問寒否如平生
顛委僵仆手足皆裂不顧也所居崇舍不敵風雨
而農夫樵父瞻仰如神有爭訟者必造之先生以
義裁決皆悅服而去不復造有司太守迎先生入
學先生居州學舍尚設考妣几筵晨昏起居執爨
滌器饋食如生冬以火溫衾夏揮扇去蚊蚋思母

平時所其真以供祀未嘗一日不養酒也

平日教學者每以治心養氣爲先曰修身移學爲文
之要莫大於此晚乃著書未成而病嘗曰吾之書
大要以正治心以直養氣而已或問立朝之要則
曰以正輔君或問修身之要則曰以正修其身自
遠方寄巨軸請教者乃大書一正字與之

先生不文之學尤造其妙問人問之則曰昔有學不
去文於譙周者周曰天下事可學者甚多何獨不文
先生於前代名將酷慕諸葛武侯以其所學之廣所
養之厚也嘗謂兵者實大賢盛德之事非小才小



履歷文卷

智所能用亦不獨用之難也言之亦難若其所養
夫不至而易言之鮮不敗事先生為文率用腹藁口占嘗曰文字在胸中出之未
暇者不可勝記

先生一日升堂誦諸生曰諸君欲為君子而使勞已
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為猶之可也不勞已之
力不費已之財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患之
如此而不為猶之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何不
為君子並行狀王資深撰

陳無已

名師道一字履常以博從合薦為徐州教授官
至祕書省正字

無已苦節厲志自其少時雖以文謁南豐曾舍人曾

一見奇之許其必以文著時人未之知也在穎賦

六一堂詩有向來一瓣香做為曾南豐之句謝克
家撰

文集

傳公欽之初為吏部侍郎聞師道遊京師欲與相見

先以問秦觀觀曰師道非持刺字俛理色伺候乎

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公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

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于陳君子公知其貧甚因



懷金餽之及覲其貌聽其論議竟不敢出口

道卿集

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

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傳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軾

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

蘇內翰答

李薦書

辱書喻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

宣侯常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

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

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贊

為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

至於自鬻故先主謹其始而為之防而為士者世

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

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

禮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

又何取焉雖然有一于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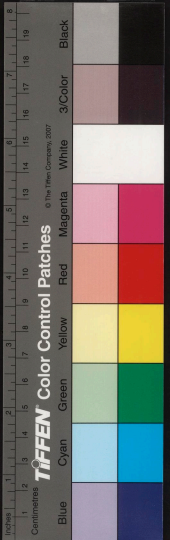
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欵段乘下澤侯公於上東門

外尚未晚也

後山集答秦少遊書

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卷十四

後集



寬文七年丁未冬十月

京師書肆

二條街

風月莊左衛門發行

補遺

永祿藏圖書五卷

後集十三卷以總目知遺那浩今考宋史諸書補

之

公目

正誤

永祿藏圖書五卷

前集四卷使狄武襄公

第二卷

樞密錢宜靖公

若水

宜靖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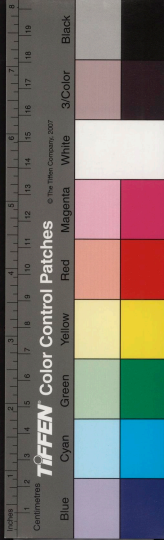
宣元本
作軍非本

丞相李文靖公

流

卷三自引炬焚其詔

作元本
作臣非本



第三卷

參政陳晉公 恕

大益典利 興元本
作興非

尚書張忠定公 詠

第二好舉特才之士 特元本
作特非

第四卷

丞相萊國寇忠愍公 準

公曰 元本多一
日字非

第七卷

丞相祁國杜正獻公 衍

第八卷

衍知兗州 交元本
作克非

參政范文正公 仲淹

皆持故衣 特元本
作特非

第九卷

樞密使狄武襄公 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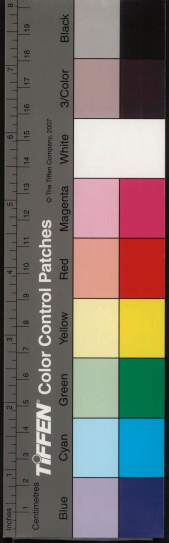
嘗以寡當衆 嘗元本
作當非

參政王文忠公 堯臣

讒其短者 讒元本
作讒非

第十卷

起居舍人尹公 洙





張寢以大敝寢元本
作寢非

翰天章閣待制王公質

判吏部疏內銓疏元本
作甚非

侍讀孫公甫

其後金陵大火其元本
作甚非

第十卷其後金陵大火

老蘇先生洵

雖衍百子子元本
作牛非

衣巨盧之衣巨盧元本
作巨盧非

後集

第一卷

藥丞相魏國韓忠獻王琦

則以其辭折折元本
作折非

徧置榆柳徧元本
作徧非

優致禮幣幣元本
作幣非

六不可持此造端持元本
作持非

第四卷

集賢學士劉公敞

捐士卒之命捐元本
作捐非

第五卷

參政唐質肅公介

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使靈元本
作陵非

內翰蜀郡范忠文公鎮

皆自以為莫及莫元本
作草非

第六卷

丞相荆國王文公安石

議之不詳詳元本
作許非

其事親之際際元本
作祭非

第七卷

丞相溫國司馬文正公光

執政以河朔災傷朔元本
作荆非

不可使兩府侵其事兩元本
作西非

友愛尤篤友元本
作尤非
如堯之初如元本
作知非

識公于微識元本
作職非

第九卷

中書舍人曾公鞏

使譏察居人行旅譏元本
作幾非

然吝所以不及古人吝元本
作各非

余其時為尚書郎時元本
作助非

內翰蘇文忠公軾





傳堯俞 傳元本 作傳非 疾苦者界之藥 界元本 作界非

公食羊飲水 羊元本 作羊非

第十卷

門下侍郎韓公

將領景思立敗績 績元本 作績非

見一羊自嚙道左 鄭元本 作鄭非

須臾容將去 去元本 作去非

中書侍郎傅獻簡公

有離間語 離元本 作離非

今日誅竄讒人 入元本 作入非

第十卷

丞相范忠宣公

第十休兵省事 休元本 作休非 小則命達 達元本 作遠非

未聽則連章累牘不尙止 止元本 作止非

尤不易矣 尤元本 作尤非

被駭于博士 博元本 作博非

尚書左丞王公

有緣議論得辜 辜元本 作辜非

屢以無可矜恕却之 恕元本 作怒非

第十二卷

領諫議劉公 安世

微倖復用 德元本 復作復俱非

彼四人者 彼元本 作被非

尚延入李鄴 延元本 作廷非

不問罪罰殊科如此 此元本 作此非

求欲鈎致公 求元本 作宋非

公在家杜門屏迹 家元本 作宋非

第十四卷

內翰范公 理馬

公勸上良天愛民 上元本 諫有

諫議陳忠肅公 韓

公固預料其如此 料元本 作料非

故為人所愚 愚元本 作法非

第十四卷

秘書丞劉公 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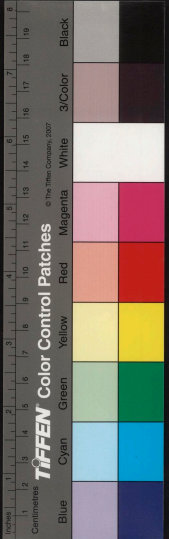
問以春秋禮記人義 問元本 作問非

節序徐先生 精

父母惡之 惡元本 作患非

正字陳公 師道

伺候乎公卿之門者 伺元本 作同非





文榮堂藏
 東海堂藏
 蘇子...
 蘇子...
 蘇子...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印
 大印
 大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